



大地锦绣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大地锦绣

报告文学集

灌云县文艺创作组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大地锦绣

灌云县文艺创作组

*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

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3年2月第1版

1973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5,000册

书号 10100·040 每册 0.29 元

目 录

海滩巨变	1
激流勇进	14
前程似锦	28
石霞	39
带班的人	51
彩图巧绘	61
闸上风云	72
丰收之后	81
石花盛开	91
汛期之前	101
幸福泉	111
激战上岭河	123
团结新篇	135
鱼水情	142

海 滩 巨 变

我和班上四位同学到农村插队落户干革命，要求到边远艰苦的地方去，滚一身泥巴，炼一颗红心。领导上考虑了我们的意见，把我们分配到黄海边上的汇丰公社。

我们乘坐通往公社的班车，奔驰在宽阔的公路上。参天大树，把公路上空遮得严严实实，十分凉爽。一道道笔直的沟渠，纵横交错；一块块平整的条田，一望无际；红旗舞处，一组组社员在田间劳动。好一派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农村景象！

我情不自禁地说：“多好的地方呀，简直象江南水乡了。”

坐在我身旁的一位老大爷说：“要真正赶上江南，还得出大力，迈大步啊！”

我看着这位老大爷，头发斑白，古铜色的脸膛上黑里泛红，两眼闪耀出智慧的光芒。老大爷的话里，充满了继续革命的精神。

汽车越过同兴大闸，驶过一站又一站，当车窗前出现一座红砖瓦房的电灌站时，那位老大爷说：“现在进入我们汇丰公社了。”

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地方，所以就更加亲切地向车窗外眺望：海风拂处，齐腰深的麦子垂着沉甸甸的穗儿，泛起滚滚浪涛，象金色的海洋；茁壮的稻苗，在水田里一个劲地向上

蹿，充满着青春的活力；白花花的河水，在灌溉渠里欢腾地流淌……我们既感到欣喜，又有些诧异。这里的一切，那里是我想象中的海碱滩啊！那位老大爷象是看透了我们的心事，对我说：“海滩开始变了，日后还要大变啦！”

一位同学好奇地问：“老大爷，解放前这里是个什么样子？”

这话触动了老大爷的心弦，他顿时收敛起满脸的笑容，沉浸在辛酸的回忆之中。他对我们说：“解放前，这里一片死碱荒，到处冒白霜，洪水海潮来，遍地水汪汪，是出名的龙窝荡啊！那时，我们除了身受地主老财的残酷压榨，海潮还给我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。”接着，他讲起了解放前海潮为害的一段情景：

一九三九年夏历七月十六，狂风卷着暴雨，整整下了一天一夜。龙窝荡里的老百姓啊，个个都手捧着心。约莫二更天，风越刮越大，雨越下越猛。我划了根火柴，点亮小油灯，海水拚命地从笆门缝往屋里涌，小板凳在水里漂来漂去。我急忙出门，只见天连水，水连天，海潮象咆哮着的猛兽，横冲直闯。那时，我家穷得连一块门板都没有，拿什么皂水呢？我忽然见到门前的草堆开始浮动起来，就赶忙将老母亲、妻子和三个孩子送到草堆上。当我正准备再进屋将芦柴花编的毯子拿来给孩子们遮风雨时，猛然，一个浪头打来，两间土房子倒塌了。草堆漂走了。……

又是风，又是雨，到处是凄惨的哭叫声！

天麻麻亮，草堆淌在一个地主的庄园旁。这儿地势高，又是砖瓦房，不怕水淹。我游过去，打算将老小送上岸。突然，

庄圩上蹿出一个人来，手拎匣子枪，横眉竖眼地厉声喝道：“不准上来，上来就打死你！”我定神一看，地主吴二正指使一群狗腿子，打捞从水中漂过来的桌子、板凳，还有死猪、死牛、死羊，忙得象过年一样。我见此情景，真是怒火万丈。就骂道：“狗杂种，穷人遭难，你们还趁火打劫发横财！”吴二一听恼羞成怒，摸起一根长竹竿朝我劈来。我一闪身，顺势抓住竹竿，猛地向下一拉，吴二一个踉跄，“扑通”一声，一头栽进水里。狗腿子乱作一团，七手八脚地去打捞主子。

狂风掀起巨浪，海潮吞没草堆。我回身扑过去，一把抓住妻子的头发，把她托出水面，只见她怀里搂着的小闺女，被海水呛得口鼻出血。我的老母亲和两个大孩子，就再也没有摸到。我的心呀！就象摔在石头上的一只碗，全碎了。

海潮过后，尸骸遍地，哭声震野。那能睁得开眼啊！河湾中、坡坎上、沟头里躺满了穷人的尸体。有的老爹爹紧紧拽住孙子的小手，有的妈妈紧搂着孩子，还有一家七口人拴在一根绳子上……。那次海潮，吞噬了汇丰乡一千三百多人的生命，真是心尖滴血的年月啊！

.....

我们听着听着，眼睛里禁不住涌出了悲愤的泪珠，踏上广阔天地的第一天，就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教育课。

“嘟——嘟嘟”，汽车到站了。老大爷拎起一串机电零件和我们告别了，可是他对旧社会的控诉，却深深地铭刻在我们的心中。

到了公社，我被分配在前进大队第六生产队。听大队革委会李主任说，六队就在挡海堤旁边。因为我生平还没有见

过大海，就急切地要求李主任先领我去看看。我跟着李主任向前走了不远，一幅气势宏伟的水利建设图景，就展现在眼前：

三座银灰色的巨型挡潮大闸，飞架在入海的河流上，和前面不远的五图、图西两座挡潮闸遥遥相望，象屹立在惊涛骇浪中的钢铁巨人。百里海堤从这里伸向远方，如蜿蜒的海岸长城。李主任指着东阡山的方向对我说：“山脚下的埭子口，是河海交汇的咽喉，我县和邻近县市近四百万亩土地宣泄的洪水，通过二十多条干支河流，在这里汇合入海。”

我们登上那雄伟的挡海大堤，一望无边的黄海，波涛汹涌，浊浪滔天，层峦叠嶂的浪峰，呼啸着扑向堤岸，撞击在大堤的石坡上，“哗”地一声，溅起万珠飞沫，从空中撒落下来，织成一片雨网，映着晚霞，七彩缤纷，煞是好看。

我不觉脱口而出：“这些工程，真了不起呀！”

李主任说：“是呀！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，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。”

我们向前走了几步，李主任接下去说：“一九五一年，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！上级决定在我们这里建造两座挡潮闸，新筑一条挡海大堤。消息传来，龙窝荡象开了锅的水，一下子沸腾起来了。当时兴南乡农会会长共产党员孟维民，高兴得觉也睡不着。他走东家，串西家，跑遍全乡，宣传毛主席的伟大号召。我那八十岁的老父亲听了喜讯，激动得老泪横流，他一把拉住孟维民的手说：‘毛主席他老人家和我们心连心啊！我们世代代的愿望要实现了。我老了不能上河工，你们一定要领头干啊！替我带挖几车泥推到海堤上，表表我的心意啊！’孟维民听了，对我父亲说：‘李大爹

呀！您老放心，我们一定拚命干。筑海堤，建大闸，就是累散了我的身子骨，也心甘情愿。’

“就在民工刚要上工的当口，突然刮起一阵阴风，说什么龙窝荡出‘水怪’啦！一时闹得人心惶惶，胆小的人家，硬是不让男人上河工。党支部为了揭露阶级敌人妄图破坏水利建设的阴谋，要孟维民和我带领民兵巡夜。一天下半夜，我们伏在圩边，借着月光，忽见远处有个黑影在蠕动，渐渐地爬到一家丁头舍的门空里，怪声怪气地叫起来。孟维民一声令下，领头扑了过去，把那个怪物按倒在地。当我们剥去他套在身上的牛皮袄时，你猜它是什么东西？原来就是本村地主吴二。当时民兵们真想用刺刀把他捅掉。孟维民说，慢着，明天还要用他，让他在大庭广众之下，再装一次水怪哩！开过斗争会，群众筑堤建闸的情绪就更加高涨了。”

我听到地主吴二被揪了出来，心中舒了一口长气，高兴地问：“这下子筑堤建闸该顺利了？”

李主任摇摇头，说：“不，海滩也不是那么容易征服的。在表土层下面尽是松软的海淤，泥不上锹，车轮下陷，真象铁匠捶棉花，有力无处使。当时，有人犯难起来。而孟维民却领导着大伙儿，积极地研究对策。

“清晨，咸蘸蘸的海风，驱散了薄雾。工地上的扩音器里，传来了指挥部的通知：各中队派一名挖泥能手到兴南乡工地参观。早饭后，代表们围着孟维民同志，兴致勃勃地看着他手中拿着的特制大锹。老孟憨厚地笑着说：‘这是大伙商量出来的主意，锹上面的鱼鳞花是防止淤泥溜滑的。’说着他脱掉棉袄，卷起裤腿，从容地跳进淤泥塘，只见他象一员猛将，挥起

大锹，锹锹见尺，七锹一丈，七八十斤重的海淤，象大雁一样飞上坡顶。从此，‘孟大锹’这个名字，就传开了。

“孟维民活跃在工地上，他不停地挖，恨不能一锹挖掉苦海滩；他拚命地推，恨不能一车推出幸福堤。向孟维民学习的竞赛运动，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。”

我听到这里，打心底里敬佩那些征服海潮的英雄们，特别是那位被人们称赞为“孟大锹”的孟维民同志。

我俩沿着海堤，走上大闸，扶着栏杆，向下看去。闸外，海涛猛烈地撞击着闸门，发出“彭通、彭通”的响声；闸内，河水静静地躺在河床里，没有一丝声息。

李主任继续向我介绍说：“自从我们筑起挡海堤，建造了挡潮闸，海潮、洪水被控制住啦。汛期一到，只要轻轻地把启动开关推上，这一扇扇头十吨重的闸门，便徐徐升起，奔腾的洪水只得乖乖地从闸孔里涌向大海。若五座闸门同时启开，排出的水可达二千五百多个流量。蓄水期，闸门紧闭，锁住河水，便可浇灌数十万亩良田。”接着，他又讲了一九五四年秋天，孟维民在拦河坝合龙时的一段动人故事：

拦河坝是使河流改道入海，发挥大闸蓄淡挡潮效益的重要工程。开始，旱坝筑得很顺利，到了只剩下十四公尺，坝身就要合龙时，两次投下的龙门苦子，却都被激流冲走了。

工程指挥部召开民工代表会议，研究合龙的办法。会议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。

孟维民回到工棚，已经是深夜了。他见民工们都还没有睡，就和大家商议起来。他说：“过去出海捕鱼，船过埭子口，还选个平头水的时候，按海潮的脾性，两潮相隔十二小时，中

间有六小时流速很低，下龙门苦子，是不是就选在两次潮汛的间当呢？”大家都赞同地说：“这个办法可行！”

“走！到大堤上去看看！”兴南乡的民工，跟着孟维民走出了工棚。月光下，远远地见到有两个人站在大堤上凝视着大海。

“那不是指挥部孙主任和工程师吗？”

孙主任听了孟维民的汇报，非常重视这个意见，立即和工程师进行商量。

工程师说：“从理论上来看，他们讲的还可以成立。不过，实际施工，困难要多得多。要在六个小时之内，完成十四公尺长的坝身合龙工程，单靠人力，难以取胜。为了保险起见，还是催上级赶快运来设备吧！”

孟维民说：“不能等呀！志愿军在朝鲜，环境是那样艰苦，他们一口炒面一把雪，坚持战斗挖坑道狠揍野心狼。我们在后方筑海堤，困难再大也好办得多。工程师提出的问题，我们也考虑过，时间虽然只有六个钟点，可是人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。”

孙主任高兴地说：“照老孟的意见，我们再好好研究一下吧。”

不久，指挥部迅速做出决定：二十九日凌晨一时半开始合龙，正副指挥由孙主任和孟维民同志担任。

两千名突击队员分成四个大队，二十个小队，按照计划进行着紧张而又有秩序的准备工作的。

一切准备就绪。凌晨一时半，电灯光把龙门口照得如同白昼。五十二名手持快斧的民工，站在缆绳旁，目不转睛地望

着指挥台上手提铜锣的孙主任。一队队突击队员，柳筐担在肩，块石抱在手，等候着孟维民挥动红旗，发起冲锋。

风，停息了。夜，更宁静。“锵！锵！锵！”三声锣响，快斧斩断缆绳，几百个用帘子裹着石块的石枕，顿时沉入河底，激起一丈多高的浪花。孟维民挥动红旗，突击队员们冲向龙门口，泥土，沙石象崩塌的山头，一齐倒下去。海潮和河水被拦腰堵隔。孟维民大声喊道：“快搬运呀！乘胜前进，扩大战果，加固垫高。”

合龙的坝身，在突击队员奔跑的脚下，迅速地增长。可是，海潮与河水也不甘示弱，它们前后夹攻，猛力地撞击着坝身。入海的河水首先突破防线，在龙门口两边掀开有板门宽的缺口，奔腾的河水，拚命地往大海里冲，若不及时堵住，就有前功尽弃的危险。孟维民大喊一声：“抢险队的同志跟我下！”说着他第一个跳入水中，旋转的激流，想把他卷入大海，可是孟维民岿然不动，手中红旗高举，民工们根据红旗指引的方向，排列成一道又一道人墙。搬石运土的突击手们，根据红旗指引的方向，投下一块块巨石，运来一筐筐泥土。河水任你冲吧！可你动摇不了治水战士的决心。在最后堵到一人多宽的口子时，孟维民同志，用他整个身体一下子扑在缺口上。只听他大声地喊道：“向我这里投石！……。”

英雄的治水战士们，在水中鏖战了七个小时，终于降服了河水。红旗映在平静的河面上，更显得鲜艳夺目。

李主任讲到这里，赞叹地说：“孟维民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，是治水战线上的老模范啦。解放以来，他拿着那把特制大锹，在水利工地上度过了十五个冬春。”我愈听愈加



钦佩这位老模范，急于想见到他，我忙问：“老孟同志现在干什么呢，我能见到他吗？”

李主任告诉我：“‘孟大锹’现在成了‘管水头’了。当了咱们公社机电管理站的站长。快六十岁的人啦！可管水治水的劲头还是那么大。你很快就会见到他，我们研究让你住在他的家里。”

我高兴地跳了起来，“那太好了，我们快点走吧！”

到了孟大爷家里，孟大娘象见到自己的孩子似地迎接我，说：“南方来的吧！初来乍到可习惯？快坐下，我烧水去。”

我环视了孟大爷家的房子。正墙中央挂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，两旁贴着“发扬革命传统，争取更大光荣”的语录条。屋子收拾得整齐亮堂。

不多会，孟大娘端着两碗茶，说：“来尝尝这洪泽湖引来的甜水！”

她把“甜水”两个字音，说得特别重。因为我在汽车上听过老大爷的介绍，所以能够理解她的心情。吃过碱水苦，更知甘露甜。这甜水啊！它包含着多少贫下中农的欣喜欢乐，倾注着多少贫下中农对党和毛主席的深情厚意……

李主任插话说：“过去我们这里，吃到一口甜水可不易呀！”

这句话，立刻勾引起孟大娘对往事的回忆。她愤愤地说：“在吃人的旧社会里，我们龙窝荡啊，海潮漫过，到处都是盐卤水，要喝口淡水得到三、四十里外的地方去挑，来回要一天工夫。淡水真象金汁一样难得。地主吴二为了发财，欺骗各家出钱派工，打了一口井。可是井打成了，要去挑水，每担还要

给五个铜板或者三个鸡蛋，这可是一斤多粮食的价钱啊！我们穷人没钱买水，只得靠家里几只母鸡下蛋去换水。拿鸡蛋换水的人多了，狗地主吴二又生了个坏主意，他用铁丝做个圈，叫‘量蛋圈’。鸡蛋从圈里漏下去，就得再交一个。一般的鸡蛋，那能大过地主的‘量蛋圈’呢？水养肥了地主的肚子，熬干了穷人的肠子……”

听到这里，我不禁感慨万分：地主剥削农民是这样的无孔不入！就连水这种取之不尽，用之不完的自然界的物质，也被他们占为己有，成为盘剥劳动人民的工具。如今，水被劳动人民控制，就成为改造大自然，造福于人民的宝贵财富。

孟大娘接着说：“我家老头子生来就是吴二的对头钉，他联合了穷弟兄宁愿到几十里外去挑，也不买吴二一滴水，逼得地主不得不降低水价。”

“孟大爷真行，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！”我急切地问孟大娘。大娘说：“电灌站就是他的家。全公社有十七座电灌站，他在哪个站我也摸不清。”

李主任安慰我说：“他已经知道你来了。今晚准会回来的。你吃过晚饭就早点休息吧！”

由于旅途上的劳累，一觉醒来，天已大亮了。我慌忙起身，见到窗台上放着一个书包，打开一看，哟，里面装满了鲜美的桃子。我猜测着，今夜一定有人来看我，见我睡得太熟，就没有惊动我。

我走出房门，见到当门的桌子上，放着一叠书，有马列和毛主席的书，还有一本《电工手册》。在一本小学生用的练习簿上，写着孟维民三个字。我的眼前，就象掠过一道闪电。老

模范孟大爷不但认真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，还刻苦钻研文化、技术。我顺手摊开放在桌上的一张水利规划图，那上面标绘着纵横交错的河流、沟渠，星罗棋布的桥闸、电灌站，绿色的原野被分成一块块大条田。我虽然到现在还没有见到孟大爷，可是，我已经见到了他描绘出的壮丽图景。祖国的山河呀！有多少绘图人，将把你装扮得更加绚丽夺目啊！

我奔出堂屋，跑到锅屋问孟大娘：“孟大爷呢？”

孟大娘说：“给五保户施大妈挑水去了，这个‘老不闲’，他说长着肩膀是挑担子的，天天磨练天天挑，肩膀才不会发软。”

我对大娘说：“以后把这挑水的担子交给我吧！”

“好呀！”不料，孟大爷挑着满满一担水，接上我的话茬来到我的面前。

啊！这不是我在汽车上见到的那位老大爷吗？我忙上前接过他的担子。他对我说：“锻炼嘛，得慢慢来。”说罢按着我的肩头向我笑着。笑得是那样亲切——是疼爱我，更是对我们青年一代寄予殷切的希望。

早饭后，我要到公社去参加欢迎大会，就跟着孟大爷走上通向公社的大路。

金色的太阳，普照大地；广阔的田野，格外秀丽。

孟大爷摆动着结实的两臂，迈着坚定的大步，一往无前。东风吹起他的衣襟，象长了翅膀，孟大爷行走如飞。我要跟上他，还得加快前进的步伐！

当我们穿过一片果树林时，我见到压枝搭挂的桃子，不禁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：“孟大爷，你们都把桃树栽成了，生活又

是这样好，我来了不是享受你们的劳动成果了吗？”

孟大爷笑了，说：“孩子，不能这么想呀！你们也是来栽桃树的。你向前看，我们这地方多大呀！要做的事情还多着呢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，是伟大而又艰巨的，有你们锻炼的机会呀！好，赶快走吧！”

我跟着孟大爷，走在广阔的大道上。